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断
路
器

Circuit Breaker

ZHANG XIU

按

而这是一些光线，游戏开始的地方。
它照射出事物单薄的那一面，
给一只摆在桌上的碗带来方便，混沌
而般若，我们不能总是谈论
反对诸神的上帝，他同样不会
专注于花卉，或一小片云的移动。

你全无。但仔细想，
并不是现在。
在历史上，鸟被过多的外化，
而这个城市没有那种冲天大烟囱。
你的拐杖呢？要是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
感到抖动，那么你的悟气呢？
它无限，且疾需净化。

好在我们已经适应。我们，
仿佛复数，需要近距离观察

它才会发生（显示？）
而这是墙壁上的一根黑线条，甚至无从去
确定形成它的那个动作。你没空，
起床后，你一直待在厨房
（朝向山脉）念佛。并且，
完全不清楚在念些什么
但总能获取抚慰。他穿上拖鞋，
跟着那个吉兆走出他的寺庙。

瘫痪在地上的鹤在吐，东边的天空上
缺了一个角，风不像风。
这才四月！我几乎失去了
审美的能力，包括你。我没有问，
我能说什么呢？我在一部称重的天平上，
我是铅。等着它们出现，但是些什么？

在始终在一个怀揣着无所聊赖的心跳
去动物园释放动物们的日子顺便走向未来

序：净化

我现在怀揣着无所聊赖的心跳去动物园。我要去那儿释放动物们。我的任务说好听点是放生那些即使在我想起来也颇有些可怜的动物们，它们禁闭在或四四方方屋子里或狭窄的笼子里实在有些久了。它们理应回到各自原本生活的那些地方，河流里，田野上，天空中。诸如此类，我看到它们的样子大概就会知道具体是哪一种分类。这都是小事情。但他们就是不听。那些人一定要我实际走一趟，还把动物园大门的钥匙，以及禽鸟馆、犀牛馆、珍稀野生馆等等各式各样的一大串钥匙塞到我手中，并叮嘱我说，在运输途中千万别把它们弄伤啦，它们是很宝贵的，有的快要灭绝啦，啦啦啦的说个没完。最后，领头的那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亲手放到我手掌上。一把卡车钥匙。拜托了，她拍拍我肩膀，语重心长说道。就好像这一伟大的壮举非我不能完成。可是我还能说什

么。我已经跟她们解释清楚了，不是我不愿意，我自然是十分愿意的，这是一件无论从哪方面说起来都不会有错的好事情，是占据道理的正确的一方，甚至，从我个人角度认为，即便她们的这个行为有些激进，或冒失，或以自我为中心（她们难道就不能反过面，假设一下要是站在动物们的立场上，稍微思考一下，是不是也会有什么动物就喜欢待在黑乎乎的动物园里呢？）但我还是相信这件事情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我是支持的。所以我才跟她们解释，我非常乐意效劳，是愿意帮忙的。并且我说了什么，就是我做了什么，它们是一回事。我这么跟她们说。明白明白，她说，那就好，朋友，这会儿时间不早了，你快去快回罢。是啊，我说。我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我乐意效劳。我说的，就是我做的，是一回事，你们明白吗。明白明白，朋友，我们就觉得你是最适合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人选，你一看就有一副好心肠，你会得到好报的。

快去吧，她说。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这是在推诿，我也没有。但她们就是不明白。她们就是不听。她们拍拍我的肩，说去罢去罢。她们甚至还推着我的背，推到卡车前，还把车门打开，把车发动了，让我快些去动物园。我实在不知道还要说什么。

我算是知道了，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我怎么说，她们都不会听。她们就是不听。

绪：日出

过会儿就要日出，我在阳台坐着。不用等，日出会来。这跟运动有关。我冒烟，饮水，对着一面墙几乎不动。日出会自动到来。在每一个日出。日出时，天空亮起来，附近也跟着明亮起来。这就是日出。日出通常非常稳定，行星转动的变化总是很难被感觉到。快要日出了，这种时刻是很容易感觉到的。鸟开始躁动，空气也与深夜时不同。一些风还停着，风的移动。日出总是自动到来，从东方升起，是非常物理的现象。日出本身并没什么意义的可能，只是一种周期性运动。但是日出总是给人一种有什么东西到来的感觉，仿佛天空快要亮开，跟着，附近也会亮开。每一次的日出都是一样的，没有大小的分别，都是完全相同且全新的光线。不同的是人。人是一种肯定。所以，人与人总是不同。一个人不能分裂成另一个人，只能是一个人。一个，并且单独。而每一个日出都是一样的。这一样包括全部都是一样，只有极细微的差别，但可以忽略不计。它们没法比较，一个人与一个日出。日出会自动到来。人坐在

阳台,不动。在没有人以前,已经有日出谁知道?日出是这样的,只要有恒星和围绕它转动的行星。日出无非是一种天文物理现象,在某个时期内总是非常稳定。而人不是,人作为一种现象总是要更复杂,多层次,以及不稳定。人是被创造的,被人自己。所以,人总是繁杂与悖论,人的运动总是没有规则。也就是说一个人也可是一种混沌运动。日出不是。日出总是非常常规,每一个日出都对应同一个日出。日出和日出没有不同。不像人。人总是非常。至少感觉上是。一个人总是认为一个人非凡,可以超越包括自身的一切。这和日出是完全不一样的。日出会自动到来,而且总是自动来。都不需要人去等。日出这种动作不在人的运动范围内。日出是不可避免的,非人的因数可以影响。所以日出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日出表明行星上的一块地方会逐渐明亮起来。而为什么要有日出?这涉及到天体伦理学,没什么可讨论的。日出伟大,荣耀,无须辩证,是全免费的。是全动植物类的日出而不是只为一个人的相遇。在日出到来前,和尚们摸黑早起,给脑子抛抛光,排污,他们已经坐了很久的早课。他们的运动。日出意味着一件事情已经在开始它的结束。所以,在日出时冒一会烟雾,适量地饮水,一些东西会自动亮开,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因此,这

就是在日出以前的一些概况。日出会到来，如来。来了，又仿佛没有来过，这就是大日如来。日出不是。日出通常是周期性的，且非常稳定。而且日出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定是从东方向升起的含义。所以(为什么?)对着一面墙看日出，并不是一种直接观察日出的方式。理论上，由于词语的均匀分布与对称，日出或真理总是可以直接被看见的。





目录

| | | |
|---------|------------------------------|---|
| 按 | According | |
| 序：净化 | Sequence: Purification | |
| 绪：日出 | Thread: Sunrise | |
| 长凳 | | 1 |
| | <i>bench</i> | |
| 蓝色外套 | | |
| | <i>Blue jacket</i> | |
| 四月九日复活节 | | |
| | <i>April 9 Easter</i> | |
| 预览 | | |
| | <i>Preview</i> | |
| 只读 | | 5 |
| | <i>Read only</i> | |
| 坐在河边。 | | |
| | <i>Sitting by the river.</i> | |
| 一段曲线 | | |
| | <i>A curve</i> | 7 |

| | |
|---|----|
| 十九峰 | 10 |
| <i>Nineteen peaks</i> | |
| 段落 | |
| <i>paragraph</i> | |
| 裴的原谅 | |
| <i>Bae's forgiveness</i> | |
| 苍蝇，请再飞低一些！ | |
| <i>Fly, please fly lower!</i> | |
| 洗衣机 | 15 |
| <i>Washing machine</i> | |
| 在屋子里游荡，象棋 | |
| <i>Wandering around the house, chess</i> | |
| 鹤 | |
| <i>The crane</i> | |
| 怨曲 | |
| <i>grievance</i> | |
| 庭院 | 19 |
| <i>courtyard</i> | |
| 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 | |
| <i>There are some things I don't know</i> | |
| 一些落叶 | |
| <i>Some fallen leaves</i> | |
| 菩萨从地下涌出 | |
| <i>The Bodhisattva comes out of the ground</i> | |
| 博尔赫斯 | 24 |
| <i>Borges</i> | |
| 烧制在瓷砖上的鱼游图 | |
| <i>A picture of fish swimming on a ceramic tile</i> | |
| 严肃而迟缓，维特根斯坦的上午 | |
| <i>Serious and slow, Wittgenstein's morning</i> | |

| | |
|---------------------------------------|----|
| 大一统理论 | 27 |
| <i>The Grand unified theory</i> | |
| 下降 | |
| <i>descend</i> | |
| 过归元禅寺不入书 | |
| <i>Guiyuan Temple</i> | |
| 工作 | |
| <i>professional</i> | |
| 一座桥 | 31 |
| <i>A bridge</i> | |
| 壁虎 | |
| <i>gecko</i> | |
| 邮票：计划、手、尼姑、提示。 | |
| <i>Stamps: Plan, hand, nun, hint.</i> | |
| 大佛龙井 | |
| <i>Big Buddha Dragon Well</i> | |
| 越剧 | |
| <i>Shengxian opera</i> | |
| 禅让 | 36 |
| <i>abdicate</i> | |
| 途虎养车 | |
| <i>Tuhu car</i> | |
| 允许 | |
| <i>permit</i> | |
| 之一 | |
| <i>among</i> | |
| 之二 | 40 |
| <i>bis</i> | |
| 之三 | |
| <i>tri</i> | |

| | |
|--------------------------------------|----|
| 盘子里的最后一个桔子 | 42 |
| <i>The last orange on the plate</i> | |
| 乌鸦喝水 | |
| <i>Crows drink water</i> | |
| 逼格反比定律 | |
| <i>Inverse force law</i> | |
| 疟疾 | |
| <i>malaria</i> | |
| 一株蔷薇科灌木与它的红色果实 | 46 |
| <i>A rosebush with its red fruit</i> | |
| 银河映像 | |
| <i>The MilkyWay Image</i> | |
| 若干问题 | |
| <i>Several problems</i> | |
| 一个黑色盒子 | |
| <i>A black box</i> | |
| 乡谣 | 50 |
| <i>Folk rhyme</i> | |
| 排序 | |
| <i>sort</i> | |
| 拜拜，猫兄 | |
| <i>Byebye, cat</i> | |
| 芦苇 | |
| <i>Reed</i> | |
| 雷电 | 54 |
| <i>Aegis</i> | |
| 菩萨蛮·雨停 | |
| <i>The rain stopped</i> | |
| 牛奶 | |
| <i>milk</i> | |

| | |
|-----------------------------------|----|
| 效力 | 57 |
| <i>potency</i> | |
| 五月三日于长河垂钓稍息拟次日补作。 | |
| <i>Fishing</i> | |
| 钱 | |
| <i>money</i> | |
| 芜湖南站 | |
| <i>Wuhu South Railway Station</i> | 60 |
| 五月十二日与兄携母游大佛寺南无阿弥陀佛 | |
| <i>the big Buddhist temple</i> | |
| 海鲜 | |
| <i>seafood</i> | |
| 少数中的单一 | |
| <i>Single of few</i> | |
| 埃兹拉·庞德 | 64 |
| <i>Ezra Pound</i> | |
| 书封 | |
| <i>Book cover</i> | |
| 打电动 | |
| <i>Play video games</i> | |
| 平局 | |
| <i>Dead heat</i> | |
| 俄国女孩 | |
| <i>Russian girl</i> | |
| 电影 | |
| <i>movie</i> | |
| 阐述一种观点 | |
| <i>Make a point</i> | |
| 拖鞋 | 71 |
| <i>slipper</i> | |

| | |
|--|----|
| 雨刮 | 72 |
| <i>rain wiper</i> | |
| 树荫下坐轮椅的女孩 | |
| <i>Girl in a wheelchair in the shade</i> | |
| 苍蝇大帝 | |
| <i>Lord of Flies</i> | |
| 一块平整洁净的土地 | |
| <i>A flat, clean piece of land</i> | |
| 玉兰花 | 75 |
| <i>mangnolia</i> | |
| 福 | |
| <i>FU</i> | |
| 热火 | |
| <i>Heat</i> | |
| 五月三十日融园与邓林饮茶晚过江归作 | 78 |
| <i>On May 30, Rongyuan</i> | |
| 断路器 | |
| <i>Circuit breaker</i> | |
| 追随捕鱼船的海鸥 | |
| <i>Seagulls following fishing boats</i> | |
| 在国际儿童节这一天 | 97 |
| <i>O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i> | |
| 嵯县十五首 | |
| <i>Sheng county</i> | |
| 请勿模仿 | |
| <i>Do not imitate</i> | |
| 排除 | |
| <i>exclude</i> | |

跋：水土不服

Postscript: unacclimatized



长凳^①

暂时恢复了一点么灵魂
挤在屁眼洞里
一个大而化之的雨滴
约零点几个盎司
肠胃污气。她从前方经过，

掉进事先准备好的坑里。
兔子^②与胡萝卜
可以相互拥抱的人
对半拆开（要知道在关键时刻保持礼貌）
天空严肃但没什么建设性
歇火后，再顺便操一操自己。

① 假设这是一首诗。那么，我（一个厨师）坐在凳子靠右侧的位置上，雨全部落在他左侧。

② 兔子、兔子和失落。兔子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异形。

蓝色外套

在所有事物中它是一件蓝色^①外套
在所有相似的外套中它正好是这一件
在尼姑^②和一个杯子和鸬鹚涵盖的范围它
完全不在
蓝色外套，一件模糊的，忧郁的保暖品
它故障率低，由绝对干燥的能量与物质组成
在没有事与物也没有世界的世界可折叠与展开
公元 839 年春，杜牧奉诏回京，任左补阙。

① 公元 2023 年四月十日，诗人^③蓝石来汉，晚聚。

② 虚构，但形象可靠，裴有什么故事？她信仰我主耶稣，也相信菩萨慈悲。她自己记不住，也没人记得她。她的一生还不够精确。

③ 《革命与长信》：他首先是游荡者，而不参与任何劳作。

四月九日复活节^①

起风时，河里漂来一个和尚^②。

岸边的人朝他呼叫：

和尚！你是在

布朗运动吗，

还是渡劫？

还是纯粹只是玩。

和尚冷漠，惚，没有说话，

只是对准他缓缓竖起一根手指，

漂走了。他的终点在大海

① 活得烂，时而活不下去，那就去死了算球。这唯一的选择自由来自逻辑上的粗暴。但是（凭什么？我有说过哪怕只是一句清晰而无错的话吗），我还是建议不要这样。死了，灵魂熄灭，不会有重生，肉身腐烂没有轮回。这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它不会比活着多出什么意义。

② 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是一种为了超脱整体带来的困惑的倾向。依靠幻想，而不是实际观察。

预览

它有那么多的含义不明
授予一颗窗前跳动的心脏
一致的协议
而不是在用法中
不断获得新的指定，它已超出
一个日常游戏应有的范围——^①
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好了，

在既然在一个阴天下午。
那时我还小，还不知道头发
会长成哪种样式。它与
当地风水有关，或者饮食习惯。或邻居家
那头公鸡：但运气实在占了主要部分，
它不可分解。并且总是在河岸边弄丢鞋、
钥匙与中心，但在每个傍晚回家前
我总能找回我那漂亮的脑壳。

^① 破折号，伸向一个很远的地方，到达那里的困难犹如出埃及记。

只读

春天，掏掏粪，接着翻开。
在空旷的风中走来走去，
设计一张大海报：能指漂浮物^①？
照片依赖实物的反光
在低能量空间，
绿色以上，
以及鸡翅中
人口密度过高算一个问题吗
视觉上需要尽量搞丰富些！
她的新皮鞋，但她
已经出门去了。
读写^②总是同时在进行，
此刻，与上午其它一些事物在一起。

① 物理的，可统计的，总是以对秩序的消费这一标准来划分人的阶层。

② 言语与能力。借着言语，他说：要有更好的光。

坐在河边^①。

傍晚，一根手指插在空气中。

（有一种熟悉，但没有在文学上
展现它的效力。当然了，为什么是傍晚？
而且正好是。仿佛命数，一圈一圈，
缠绕这根手指。它不能丢^②。它不是简单地
用远近就可以解释，或用农耕社会
诚意推荐那一套东西。篇幅短，
封面又没什么设计。读者总是健忘^③。
他们急需再来一次上山下乡。）

① 人是工具，不是目的。人成为喻体本身。围绕这个设定的一大套意识形态建设是原则性工作与信仰。

② 激情与荒谬；理性，然后只能是沉默。渔夫捧着他的高音喇叭。一只发霉的桔子表皮上那黄色与绿色的渐变。

③ 对立，比较与区别，一株树木的旁边总是另一株树木。

一段曲线

它最高的地方有一处异常平坦，
一个点^①停在那里就像一个黑的丈夫
(浪花)。

而在地势较低处，水草^②明显偏多。
其次，很难想象它是一些什么事物的交集。

-
- ① 可以不断延伸，否定与抛弃自身朝前方运动，但绝不愿意产生位移，也不可进一步分割出部分：去色，但总是比光线的截面或颗粒来的更大些，与柏拉图一起，已经有点过气了，闪烁着浅黑色、幽凉的光芒，一个点。一个国家，它的粗糙与暴力程度。
- ② 河水正迅速上涨。裴提前把容易漂走的那些瓶瓶罐罐，搬到二楼阳台，顺便接一些雨水。仿佛在一根树枝上长出了多余的树枝，她有些担心。抬起头，朝山背后的玄谈庙方向静静地眺望着。

十九峰^①

不要觉得在春季
下雨是一件让人感到悲伤的事。
能记起的还有裤子上的拉链。
当你有时已足够衰老。
等山雾完全散去可能还要一些时间，
我忙于韬晦，在溪流上游
寻找一节好看的磨石：
我知道它的标准。
每个时代有它运行的奇怪特征，
而我们所剩的定数不多了。
到此为止，有一些解释只能停留在概念上
以防止它们进一步腐化。
雨相反。雨即使满盈，
也不会感觉多余。

-
- ① 传说总是大于事实。前提是它们可以适当量化。
- ② 清明时节，对于一头淋湿的鸟——停在路边，低垂着鸟头，这当然是一种自然行为。可是，没有可是。鸟就是鸟，鸟有鸟的脾气与风格。

段落

通过旋转
这个房间的门把锁木柄
获取一种声音的
机械枯燥感
同时
一个人还在想着
如何治理社稷。

细节上，一个人想起她
微微隆起的肚皮
感到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
实在过大而
不可能实际回头
只有^①选择一次性
全部奥令。

① 只有这样^②，从大地上升起的多样与复杂性才能缓缓落回原处。

② 也只有这样星星以它们习惯的方式把我从你身边推开。

裴的原谅^①

这次的规模没有之前的庞大，
一把二胡即可演奏，
我的名字没有意外地不在
那些访客名单上，我也不去参加
“守株，或刻舟”这类乡村拼写活动。
现在，小青柑是一种略带苦味
与混合其它怪味的茶。
它与庙里别的事物
完全不同，包括长期以来
对菩萨们的亏欠，要是
真的可以悔过的话。
而要是不能呢？
一九八六年，秋天过后
你想起什么没有？
那之后她便独自生活，
在每一个傍晚等着日出。

① 不可原谅的下垂，仍旧充满迷信感的香火，什么是旧社会？
一个问题不能用另一个问题来回应、毁灭或强行转折，搁置是唯一的办法。

苍蝇^①，请再飞低一些！

苍蝇，请还要再飞低一些！

窗户是打开着的，你的演技实在太模糊。

在你的复眼中我是一堆移动的碎片？

那么，你大可去学一下中国^②禅宗。

① 夏天，绍兴路，大学。我们光着肩膀，坐在露天阳台上，喝冰镇百威。像两个冒汗气的无头骑士，热爱大象、鲸鱼和犀牛这些大型哺乳动物造成的混乱感觉。但明显有一种没有多余的力气却急于进入一趟漫长的白混的旅途的预感：它就在前面，明晃晃的，不知所终。

② 年轻而荒芜，我在中国到处移动，写写诗。我对年轻的女朋友们说一加一必定大于二的道理。她们一个都不信。直到她们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也忘了。

洗衣机^①

这部洗衣机转动。
一部浣洗设备，电磁力使它内部转动。
洗衣机无所谓也不知道
自身以及在转动，它甩出自身。
洗衣机不知道。一部纯粹
只是洗衣机的洗衣机。
它转动且机械。洗衣机
在转动什么？它不知道也没有
知道。它，一部洗衣机一件工具，
且全物。洗衣机只是在爆发出
最狂躁的声响，它没有听见。
这噪声与它绝对分开。
我淌过溪流来到清晨的竹林中，
引起在那里的动物们的注意。

① 一种工业产品，神圣，以及它的功能性。摆在厨房，它非常安静，用它来修行，也有良好的感觉。

在屋子里游荡，象棋^①

两只袜子，短袜。大窗帘，
落地大窗帘。一杯干净的茶水
摆在桌上不动。干净与它的
不动，手指点在桌子边沿。这是镜面。
刚毅与大量悔恨。此刻，窗外，
此刻意味什么？不在的云与稀薄但必定
超世的领悟。它小，那就让它小。

拖拖地，也叹气。反之（回忆一个雨滴）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移动，或暂停，
呼吸的肛门。飞得起来但一定
飞不起来。嗨，泥塑瓷菩萨，
不要与寺庙一起下沉。因为——
在窗台上缓缓捡起一根浮漂，突然
并无尽想念。在水草旁边。

① 剥开桔子，也赶一会苍蝇。水缸，并且也去水缸里躺着。
躺在那干燥中，简洁而优美，躺过宁左勿右的一天：运气
来了，亦可修葺与完善自我。

鹤^①

是意外，并用它轻巧的一面
付诸上午的事物
它松脆的肉
更接近一种植物蛋白^②
尽管爪子是通用的，四季不可修改
人们却总在疑惑它那巨大的尺寸
带来上升的动力，而忘了
它是一个用来发出惊恐的符号^③

-
- ① 适量的幻想是否具有药用价值，道路光明但就平坦吗？它嫩黄色的喙嘴为我们指明了统一的方向，鹤总是站在屋顶：其中一只瘦的立在长江大桥龟山引桥的栏杆上。
- ② 东西方的差异不在方向，它们不是那种可以对立的关系。
- ③ 比如经常这样：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想一想（一件事情的大概），又把它丢回地上。

怨曲

作者：卢照邻^①

每天都是唐朝的一天
下雨不像下雨，投水还没到季节
我作为主语或代词
几乎可以忽略，但午餐^②
总还是要照常吃
可，那机关单位的菜式，算了
还是去河边磨磨剑，
刮一刮那暗淡的腿毛。

① 卢照邻（？—？），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

② 午后，小雨。望着窗台上这盆植物的绿色。不思想，只是笼统而均匀地望着。让一个动作的意义减少到最小。

庭院

这猫不吃鱼。在生物链条中它牢居
一头宠物的位置它无事，微风中等着绝育^①。
(在有且仅有人能感到各式各样虚空的模糊中)
没有词语干扰。封建制曾在周朝有过
一段相当稳固的时期，那时还没来得及发明麻将^②。
陨石碎片落到这个庭院的概率接近于零，它要穿过
漫长而仿佛没有距离也没有时间概念的大黑暗。
四月，阳光明亮，和煦^③。一个人空坐在
当代历史中，缓缓而没有饿。

① 一九八六年，我在村口的大香樟树上玩。丈夫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侧坐着他的女人。从没见过一张这么红的女人的脸，简直比红太阳还红。他们要去卫生所绝育。

② 我有个高中同窗，从师范毕业后，去到乡村计生办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抓孕妇，像捕捉慌不择路的野猪。他的次要工作是搞野味，送给一些上级县领导。详见拙作《一九八六年》。

③ 阳光明亮而和煦的一九八六年，那是少数的日子。一九八六年，当地雨水多于其它事物。我总有一种在旧社会的感觉。感觉附近有什么东西，随时可能会失去。

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①

窗户是打开的——有什么问题？

一个打开的窗户——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它造成了一种空无——是一个粗糙的问题。

苍蝇穿过它——这就是问题——

飞去外面：这年头，外面到处都是问题。

没见到有苍蝇飞进屋子——不太像是一个事实。

而总有苍蝇在往外飞——可以观察到。

这也许是因为（一种思想方式？）

放进屋子的苍蝇（想象）

比跑走的永远要多——（一个奇怪的判断）

更黑和坏？——（以及判断的派生，那么——）

苍蝇和窗户——（犀牛与大象^②）。

① 一个人走去一个地方。走到了，发现并不是这个地方。但她确实已经到了。只是不愿意接受。即便它是一个走不到的地方。

② 非洲，大象性侵犀牛导致后者死亡的事件时而发生。因为什么？

一些落叶

它们对故事完全没有兴趣
相似的形状可理解为来自同一株树木
一种解体但是为了增强的原则^①
只在夜晚或风中发生
一次抖动，并且——
有时是必要的神秘。

稍后，失去一些距离。
所有意义都发生在天空下
相互释放出它们以为的空的信息
现在，这是一个朝上的反面
填补一直以来缺失光线的遗憾：
它完成，结束，但仍以
一种不在的方式在世界中。

① 反复朗诵一句话，直到它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本义，这也是一种解体。问题是要反复多少次？世界建立在反复的基础上。没有反复，没有每一次反复中的微小差别，也没有递进与归纳，抽象诸如此类方法，一个年轻的和尚又怎么念经。几十年了，他只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饿了，就要吃饭）。越念越深邃、光明与不过脑子。

菩萨从地下涌出

今天上午晴，
现在午后，有雨^{①②}。
她们认为存在一个
真实世界，
是一匹马在做梦。
谁的马？谁的真实？以及在什么情况下
它已经违约。
菩萨们不知道。
如何在混乱中获得
一种最高抽象。他们潮湿，
阴暗，离光明的智慧
还很遥远。
菩萨非非人但并不关心时间的真实。
那个被包围在雨水中行走的，
可能就是他。

① 一场被选中的，持续的雨水是被连续性套住的，只在当时发生的雨水，就像一匹被拴在木柱上的马匹或绕着一株菩提树走动的佛陀正在思想的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② 四月，雨大，或小，或远甚至轻，不动。这都无所谓。对于一个不休息菩萨（是个体，抑或种类？）一场四月里的雨是雨，也像雨，终究也只能像雨的泡影。

博尔赫斯^③

这种普遍产自江浙丘陵地带的茶叶
散发着一股旧社会清香。我之所以如此肯定
是我还能想起一个有名有姓的农妇手指上
那种特殊经验。这可能要追溯到宋以前，
或就近一些，在一九八六年。我翻开
我的黑色手表，它自己在玩游戏^①。

鸟，等着
空白处产生诗意^②。

-
- ① 它从哪里出发，结果却来到这里。有没有一条确切路径。在路上遇见的那个野兽为什么举起它的手爪，它被忽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不是一只漏斗。而这正是一种肯定。
- ② 古老的东方病态审美，对压迫的忍耐而不是反抗产生出一个模糊形状，它甚至没有定语。
- ③ 一八八六年，我们在隔壁村子的那户土财主家做长工，种植麻槿。一百年后的一九八六年，我在上学路上碰见他家的后代，我们一起去中心小学上课。拖着一根瘦长的糖棍（拉丁学名 *Saccharum officinarum* L. 一种土甘蔗），边走边啃，比试谁的渣子吐得远和准。

烧制在瓷砖上的鱼游图^①

就这么点小，它们。一种观察的结果
通过中间理念图形的矢量扩大
反向出现在实际水域中。这增加了什么？
这就是。它们游玩，不在这里，但必定对应
更多的消耗，可以去用来评估海水的质量，
或那种光线穿过其中的密度，透明
且扩散，是附近的水草确定了
它们绝对不可替代的位置，在浴室墙上
在每一次凝视中得到不断地复制

-
- ① 就这么点小。一种观察
通过缩放（无疑是矢量的）
反向，且实际出现在水域中。且这，
这就是，一些增加。因为鱼在玩，
不在这里，它们。势必产生新的消耗
用来评估海的重量，光线密度
透明且总在扩散，音乐，是水草
确定它们的绝对位置，即使在
浴室墙上，在凝视中反复
复制它们自身而不产生位移。

严肃而迟缓，维特根斯坦的上午^①

手，不是手
留着有什么用？

你是电，你是光，云梯，
路痴（鸬鹚^②）
与边界，
好的图像，
是唯一的神话。

① 光线把远处的事物送到我脑子里，不包括你。但我知道在那黑乎乎的尽头处有一座空庙，庙里唯一供奉着这只手表，在一个星期三，数字定格在 11:49。

② 假设“一头像鸬鹚的鸟类在窗台上走来走去。它有什么意图在表达？”难道这种走动（可视为是一种炫耀）它就能更像——接近——一头标准鸬鹚。还是说这种假设就已经表明了对某种意图的表达？

大一统理论

午餐后我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点到为止。
现在，我去刷牙。要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我每天总是要去洗手间两千次，找个角落（我又不是孤儿）休息，刷牙，或看着镜中的虚像：它是
什么？我刚才坐在窗前，想起肯尼斯·科克说的语法后置问题。我不是经常性
去想起诗歌的事，尽管^①我每天在写，当然，每天。它是一种习惯或正确说
一种惯性，它不是我的问题。我的
问题是春天过去，天气越发气闷而我
还没去给车子做年度保养。凡事我总是拖着。
就像我一直在等一笔预付稿费，用它来更换机油，雨刷喷水器好像也要换，我可能还得用它
去一趟外国。尽管寥寥无几。但这就是开始，
一个人要是总想着去死在外面，离开家时他是
不会回头的，但他并不会走得很远。并尽可能保持在一个方框、一页以内。这是因为是他规定了
这个游戏而我是一朵严格意义上的乌云或
一头狒狒，壮游或一堆失去变化的物质。

① 以为有，事实上无。这就需要连同它的阴影一起否定。

下降

09:07，摘下手表放在桌上，舌头转动。

传送到下一个坑^①

它的另一端

响起警报，下降极快的蓝脚鲉鸟

与空气摩擦产生一种反向阻力

走过去看看，

它在那里。

一把梳子和一只桔子^②

影响到你坐在底部的情况

伸出舌头，往上舔

感觉那种空荡

远处是看不见的格式

没有开始

你一直在倒计时

① 想想亮闪闪的银河，再看看这个盘子。它们没有任何比较的可能。

② 一个女人来到江边，看着江水。江水流淌，一个女人来江边是为了看水，穿着一双人字拖她来了，并且看着。江水缓缓流淌，对岸有几根在冒烟的大烟囱。她忘了。

过归元禅寺^①不入书

拔掉插头^②，流线型罗汉
忘了起义的正确时间。
彼此憎恨，
在塑像内部打转，
真身去哪儿了？
庙门口摊位上那把激烈香火。
烧得慢，是因为腐朽。
生命夺取。权力
来自傻乎乎的服从^③，保佑那些
南无阿弥陀佛罢！
需要宇宙再来一次爆炸

-
- ① 原先种植葵花的一个地方，筑起寺庙，请来云游的和尚。元，即唯一。而多元，什么是多元？和尚不是流氓，以前他们总是很讲道理。
- ② 那种慧根繁茂的和尚脑壳上往往有两根无形天线，用来接收与发射，像蟋蟀。
- ③ 钵，是的。太肥，是的。站着，是的。动一动，是的。沉默，是的。是，是的。且非常是。

工作

从他身上取出一根骨头，关上门。
因为它无法工作。无论我怎么展开它，
放置在何处，它只指向自己，
仿佛一种什么都不像的道德困境：
一头鹤的脑袋与它的喙嘴^①之间的关系。
在它的结构还没形成以前，已提前
准备好可能会用到的词，语气，免费的天气
甚至一套武术般的连环动作。而原先
它是打开着的。考虑到它
进入的方式在每一天都不同
我们也就只能坐着等待，但愿那里
有一片可以用来乘凉的树林，在他想完后，
他把它丢进火堆中。现在是什么时候？

① 到哪儿了？是否还在进行？它真的很像自己，但我们找不到排除它的任何一种理由。它在进行，部队在前进，尼姑们坐在路边野餐，在一天当中天快要全部黑下来时，不远处有羊群在觅食与排粪的就是那条解脱之路。

一座桥^①

为了防止下雨会打湿河面，
她想到一个方案，
具有一座桥的明显特征。

事物只可能来自对事物的模仿
一个人慢慢学会说话与睡觉，并建立起
周期性的概念，发现她的问题：水星
为什么叫水星？她暂时还没有那种
以一对多的连接，但时而也有快乐的时候。
桥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②，它是
通天塔的变种，一种自然描述。

一定有人想到过，
是桥的形式规定了羊群过河的秩序。

① 上帝给了一个怀疑主义者语言的能力，用它来质疑上帝。

② 我们的基因里有吃过人的记忆，我们喜欢吃土豆。土豆有土豆的记忆。记忆是一种潜在的力。而力又是什么？

壁虎

你不会对他毛糙的痛苦示弱，
用简单的大和小区分
他的缺点，被绿色覆盖。你不会
是一种绿色
它与你的动作不同，
你还没有被污染。
换一种角度，比如从腹部往上看去
也可以得出不同结论
这与你们一直以来处理信息的方式有关：
越精确，总是更具有优势。
从尾部断开，一只虫为爬行而生
而无须其它额外照应，
这又是谁的错呢？
瞭望星空但没见过大海^①

① 大海，海的一种。你的大海，他的大海，各式各样，好的，斜着或静而统一。但大海就是大海。大海大，而海。要是你有时不知道身在何处，它便是所有教训的集合。哦，大海，你几乎能看见那个快要坠到海面上的浪花^②。

② 花的一种，非植物性。

邮票：计划^①、手^②、尼姑、提示^③。

① 没有根据，一个鸟忽然翻过山峰
阴影摔落在草丛附近，散开，黑暗
像一句空话但又没那么空，那么它像什么？
灾难？到处都是—副颓败景象，又是因为什么？
不可能完全无关，它们至少同样干燥，
神经质，因此惊恐。② 黑佛陀讲究精进，而他
从不抓痒。这妨碍你撤回消息了吗，从棋盘上
把那个小卒移开！那么烫手，一定是因为——不，
邮票上没有透露出丝毫破绽，就快接近了
——不是虚拟，梦。一只钵扣在那块岩石上，
没有细节需要进一步排除，现在，手
整只放在窗台上。只是这允许吗？在左边的
左边的左边这种婴儿絮语，沿着大方向，他走去
厨房倒一杯水，一只纯黑大号马克杯。非常③ 干净，
仿佛缺点什么，有人在窗外喊一个名字：没有就是没有！
同时，听到敲门声。终究还是开始了，吗？
吗？吗？吗？一切都在控制中，计划必须严格执行
路线必须准确，什么鸟？它又能与什么
错开？尼姑（粉红色）手上握着一大瓶除草剂，
并且大力摇晃。她，（没有根据，但）只能这样去想，
或者干脆默认也在风景中，望向那些山峰，锯齿状

大佛^①龙井

一个人相信他相信的。
一个美国人。
美国人是中性的，一个英国人呢？
在地铁上，如何辨识一个
美国人，
她黑。
竹子挺拔而强韧，
划一条线，
下雨天她们去拜佛。

-
- ① 要找出它存在的证据，不要走得太急，停下，在四周仔细寻找那些可能已经失去气味的踪迹，它们一定符合它的尺寸，规模，等级，诸如此类它们一定可识别，就像斜对面挂在墙上的世界^②，一个人站在其他人旁边，等着绿灯亮起。
- ② 正在发生的正在湮灭，它们同时发生。它们不增减重量。没有重量，只是发生。它们同时。也就是说它们（雨在下，一个雨滴，一个雨滴不在空气中停留）正在发生，它们因此与一个雨滴同时。

越剧^①

戏台帮助你进入一个旧时空
利用烤焦的唱腔
总是慢上半拍的扭曲姿态
临摹出一个美而不得到的故事情节
产生大量有机化学反应
观众枯坐在凳子上，她们在
哪儿？又如何得到修改。忘了劳作^②
吸引她们注意的原因同样虚幻
一个暂时的中心
有着需要的昏暗与祈祷。
哭声通常要留到夜晚，
用来向她们乞讨
因疲倦而脆弱的眼泪水。

-
- ① 一件发生过的事不可能重现，它被抽象成故事但一件已发生的事不可能重现，这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一件事它只能被表演，模仿，添加想象。一个过程只有一次机会出现，它不能重现。即使它的假象。重现是不可能的。模仿是不可能的。
- ② 说劳动创造人类的是一个骗子，一个幽灵，一个言语乱用者，他最后能得到什么？一条竹筏船，同样长的一块墓碑。

禅让

知道一种统治快要结束，
那模糊的字体边缘被磨平，
不再能从雨中抓回一个雨滴，
他拒绝参加重大鸟类活动，
赤脚走向河对岸，今年的土地
比二十年前来得成熟，
思想必须保持它的连续性，
下楼丢厨余垃圾^①，既然你在游戏里
已经玩了那么长时间的叹息
直到最后，什么最后，
这一切仿佛没来过。

① 勒色，价值的丢失，但主要失去的是作为一件事物的符号意义。它成了勒色，从循环中退出。你要成为一种勒色，你才能跳出四季与轮回，就像佛陀在成为佛陀后，摆脱隐喻的困扰，重新回到人群中。

途虎^①养车

零配件闪亮并不奇怪。
吉利的早晨。
这么大的工场里没有音乐，
这么大的单一。
污迹统治一种需要，
一种速写，如果它们
不健康但它们认真，如果缺点
的窟窿比一只备胎还大，
他们就必须认识^②。
这体现了一种制度上的优势，
而这是正确的。

-
- ① 虎总是有严格的美学特征，此虎。下雪了，此虎回到虎山，让原本空荡的虎山重新有了虎类的活动。只是这又能说明一个士大夫的什么呢？在当地，虎是不可被见到的。即便偶尔被人发现，虎也会气化。这就是虎，此虎，并且遥远。
- ② 身体的机械延伸，粗糙的身体，鸡肋般的衰竭，催生摇滚乐的诞生。

允许^①

首先，它的枯燥正处于没落阶段，
我们因此等候这种意外：让一阵短风穿过人群
不留下任何形象，对象与物质的重量。
在紧急情况下，把这只猫举放到树杈上，
是城市掐断了它的血缘关系^②，
无论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它仍过着
体面的日子，远离运动与革命^③
在一个一支啸响火箭升空的下午。
始终缺少什么，所以坚定的否定
本就是一种实际而无法散去的体验。

-
- ① 他是个苦人，因为在他走过来时我主动绕开了，并躲得远远的。街上，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让我的闲逛看起来很不标准。
- ② 梁山伯与茱丽叶是一种现成关系。相反，祝英台与罗密欧的关联没那么当代，利益，以及可有可无而无法形成叙述结构，他们更接近一种虚无或集合。
- ③ 即怀旧。通过暴力手段，返回原来的那种状态中。

之一

隐秘而零散

一种渗透，或更大行动的前奏

远处游荡着十只豹^①

无论是一个什么数字

它都在增添神秘

我们明白这类问题的紧迫性

速度^②是必须考虑在内的主要因素

还没到收成的季节

分歧能解决吗？这次更近

它只能拖延（宽容？逻辑上不存在的。）

直至最后不鸟鸟之

根据这天上午运势分布的情况

大致可推测傍晚有雨

① 无目的的练习，不可指向一种具体的感觉，没有色彩与气味这类通感表达，也不是历史，在某年某月某日，一只豹趴在树杈上，睡着了。

② 《速度与激情与在社会主义》：饿了，就要去吃饭。但是很快又会饿。这究竟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种玩笑？

之二^①

下个月五月初，
我哥和我要回一趟浙江，省亲。
他从费城绕半个圈，我近些，
从武汉直接过去。
我妈说，那要给你们
准备点茶叶。
茶叶需要到自家地里去摘，
我有些担心她
一定会去白虎山的茶地
那里荒废已久，
没山路了。

-
- ① 一生二。二意味着产生了一种关系。如何运用关系得到相应的结果。一，它是怎么生的二。是分裂，取出，还是堕落。
- ② 必须是一种清晰可见的动作。一个实际的动作必定清晰可见。在朦胧（主要是雨水）而黑乎乎（因为夜晚）的江浙乡村，有过我痛苦的童年（与我无关，它们是一一对应的成长关系）。
- ③ 单独的一，以及更孤独的对整体的一种想象。

之三

耶稣用泥巴
治好了一个人的那天是安息日，
如何读写一首诗。就像
剥开一个桔子，
只是剥开
而它的事实是什么？
一个写作者
坐在窗前，窗户
打开着。
他有时抬起头，望向窗外^①（缓缓想起
这个早晨，妻子指着饭菜说：
看看，昨天晚上
肯定有老鼠来过厨房。）
所有窗外的其中这一种

① 任何一种风景包含人的因素，对它的感叹大于想法。因为你的手上握着一瓶枪手牌杀虫喷雾剂，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忽然停下，长久停（黑）着，忘了对自身的观照。

盘子里的最后一个桔子^①

如果它在一个图画中，而我是
一个画家。我不是。我没有一只
画画的手，我在初中暑期的绘画老师
挑着一担粪桶，走过木桥，我羡慕
他有一只很大的会使用色彩的手。
我听音乐，像一朵乌云，但我
从来不是一个画家，尽管我有时也孤单，
安静，头脑里拥有各种憾事^②，它们
都是我的！但我离画画还是很远。
我成了一个诗人。与劳作无关，
它们是如此的不同。我只能与别的一些人
在一起。我坐在房间里，但我总在
别的地方，发出奇怪的声音，舔着蓑衣似的
毛发上的露水，44岁，我是一头红心狒狒。

① 单一是蓝色的，浅灰色的，这就是为什么大象也是灰色的，移动的象群是浅紫色的散发着薄雾似的光芒。

② 一部绿色的拖拉机，闪亮的在日出中缓缓从水面升起的拖拉机
与一个发霉的西红柿，松鼠在运送果实，它们没有大的差别。

乌鸦喝水^①

读者不知道写作者想到过什么，这不是诚实的问题。这是一个代号。不是游戏，需要协作完成，这一天不下雨。它为什么不是一只鸬鹚^②？或如何表演一种诚实，有这个必要吗，它的阴影足足有十里路那么长，它因此

就会感到渴？错误的命题往往导致更多的抽象活动，消耗掉原本良好的秩序，而你，你知道哪些是最好的。至少，它可取的那部分不会被浪费，一切似乎都可以有机合成，但你不可能占有它们的全部形式，你总在

事物外部游荡，远离疯子与农耕文明的干扰，摆明态度，玩，在任何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打洞，引入那种相对陌生的哺乳动物，从而始终能站在优势的一方，而无须更多风格上的辅助。就因为诗（一种抛物线），从来没有过一个明确定义。

① 被视为一种不吉利的丧鸟。与太阳有关，乌黑，锋利，杂食的一只乌鸦的宿命它知道？

② 它相反。鸟的反面，它承认自身的色彩但不会失控，一种节拍器而不是零配件。鸬鹚通常倒着并斜插在路边。或简单地沉在湖底。

逼格反比定律^①

癸卯年初春，强遣散众友，只身闯蜀。

此后此地空余黄鹤楼^②。

我有一次夜酒路过，让司机停车，
在山下泌尿。深夜的黄鹤楼粗壮，耸挺，硬，
灯火全无。南维高拱^③，白云千载，

我知道它就操在那儿，在这座英雄的城市中央，想起我们曾像两个忧郁的乡霸
看着江水流淌，逝去不复还。

① ——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那里有界碑吗？写着：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

② 等会儿马上，我要下楼去小店提菜。不是芙蓉兴盛（她们服务态度极烂），换到了街对面的时代惠家。

③ 不是南方的南，它也是江南的南。由于窗户的关系，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总是朝南望着：楼，屋顶，空气里的这些杂鸟，以及更远天空，以及没有始终的那种空荡。

疟疾

它拗口的发音由一种寄生虫^①引起，为了更加简洁的过程，加强存在的必要性，它们有必要降低对社会的期待值，但它们想怎么做完全取决于它们自己：生老病死空，麻烦的是对这些概念的解释。用这只左手握住右手的拳头，想起了什么？一只足球，崩溃中的地产行业，当然也只能是一头蝠鲼——这有些特殊^②，只是体验上也没大的不同。过去的一天总是比现在来得深刻。这是你必须赢下的比赛。

① 尽管隧道尽头看不见光，但需要有一种中心思想。这种想法是过时的，且违背思想本身的运行道德。

② 两个事件，单独看，它们特殊。摆在一起，（即使在光线下）又不像是在比较。那么它们并置。它们不应该摆在一起。但它们摆在一起，也许是为了避免得出某种结果。

一株蔷薇科灌木与它的红色果实

我们^①知道她们的名称，
她们已告诉过我们。我们
不知道刺的来由，她们认识。
但我们是誰。她们不知道我们
从哪里来，但认识我们。
关于我们长成的形状，
她们也已了解，但并不多。

可是，我们离开土地升向天空，而如何
认识我们是她们的事，我们
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成为我们，
在她们完全认识我们以前，
我们低下头，祈祷，但不是为了她们。

① 似而不同，一个波浪在推动什么？在新的波浪还没发生以前，
它被身后的波浪推动并提前注入一种暗示^②。

② 天空，有的奇怪而高，有的始终空荡，也有年轻的，但主要
还是通用，以及方便用来反复。

银河映像^①

屎难吃，
但还是得有骨气。

① 画面需要阅读，电影总是需要解释。

电影是对电影本身的解释。

等电话！

没有噩梦就不需要电影。

电影直接，一种光影现象，一种玩，一种真实不虚的假，从黑乎乎的远方回到黑乎乎的现实：一个最长的看不到头的夜晚，怕不怕？电影靠音乐衬托气氛，从黑暗中升起，激情涌动，很快又下降到虚无，零，观众睡着了，电影结束。

电影院的外面还是电影。

什么是电影？

一种规模巨大的工业制品，钱，电影需要大量烧钞票纸。时代不同了，江湖也是。没有比货币更高级的工具，游戏，能量，电影是梦幻中的梦幻，是一种生意，且不可倒放。

没有最深的噩梦就没有电影。

电影需要一定时长。

若干问题

问题是打开一扇已打开的窗户。

问题是人们付出劳作得到的与无须劳作就不可能得到它们。

问题是信仰所需的勇气只在信仰后才会拥有。

问题是一阵风停着时，对我而言是轻松的，自然的。

问题是去掉虚无并理解自身的想法是多么糟糕。

问题是我有内部吗？见不得光，我的心灵动物隐约是
一头狒狒。

问题是什么是问题？但它一定能造成停滞，因为它的粗糙。

问题是“一”是可以观察到的但他们还发明了“一切”。

问题是

“要怎么理解一株立在路边的树木。

理解它什么。它只能以这种方式扩展自身，

它不需要理解。它的混沌是清晰的。”

问题是地狱与地狱难免火并，但也不影响什么。

-
- ① 问题是，比如，你小，哪怕小到一个点。它是不是总略微还有一点重量的感觉？
 - ② 问题是你不可能拼凑出一副完整的图像。
 - ③ 也因为问题是你超越时间而在物理上总归有限。

一个黑色盒子^①

上午，一些广泛与疲倦，
墙上依次列举出它们的顺序，他想
去削一只苹果，忽略
厨房里的语法规则，
他意识到地板发出的这六种震动^②，稍后，
他吃，在光线微暗的房间里
接收下一批指令。他等着，
菩萨们（它们的出生证明呢？）
一个接一个
跳上窗台，眺望，
连挥动手臂的力气都没有。
昨天晚些时候，一架波音飞机
正缓缓放下它的起落架。

① 视觉的比重大于其它，包括它在理论上无穷大面积的阴影也可以计算在内。

② 佛教术语，指大地震动的六种相状，非凡人可察觉。

乡谣^①

捕蛇佬坐在村口小卖部喝着黄酒
他从小缺一根脚指头
送葬队伍拖拉有十里路长
鬼颓废，飘荡在空气中叹气
鹅在溪水里争夺交配权
哦，乡村的夏天，我的夏天
捕蛇佬追逐村里的裴寡妇

他们相互憎恨，但总是腻歪在一起
有一年他得了中风，裴说，
好的，我这就去玄谈庙当尼姑。
哦，乡村的夏天，我的乡村。
送葬队伍如山丘连绵，唢呐摧枯拉朽
炮仗声沉闷而独立，她要飘去哪儿？
哦，夏天的乡村，我的夏天。
捕蛇佬坐在村口小卖部独酌，他缺一根脚指头。

① 夜晚降临，捕蛇佬坐在屋子里吃火锅，喝闷酒
他的蛇皮裤带挂在电视机壳天线上，他醉了。
哦，夏天夜晚的乡村，我们的夏天。
我们从他家门口经过，去找村长家的傻子玩。

排序

在这里铺上一层碎片，
没有动作的长短句
制造
一些粪便，
确保它的凹陷可被理解。
我们有音乐，用来解放她们的土地，
削减重量，把它们^①
一起送上月球。
你需要一根超大吸管。
而无须反复点开，
关上，再点开，
超前的事物通常不可预料，如果
你的属性中注定有一把降落伞，
表示此刻，
它们^②已被原谅。

① 一首音乐冗长，不间断，扭曲，只是为了突然停歇后的那一小片空白。

② 在一个入不敷出的时代，渡渡鸟灭绝很久了，作为事件参与者，它们不知道（过去时态）。现在，它们失去了过程（这是一个悖论）。

拜拜，猫兄^①

好的生命懂得如何照料自己，大象
一种接近人类情感模式的动物
你是大象。你老，走了
消失。行踪成了一个迷惑量不高的谜
科学需要一种对自然本体的信仰
大概率你已死亡，你又如何
认识这个特殊事件^②？
不知道这是你的第几条命
希望在你心中
我们是一户好人家
对你不薄
你从不吃我钓回来的鱼。

① 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偶然。你出现了。哪怕是偶然出现，或者对于我你正好出现。或者我的出现对于你的必要性。巨大的物种差异，或者我们只是出现，以一定速度必然消失，到此为止。我们说，这仍是充盈的。

② 一个连续的动作，以及它抵达的最终状态：不在，或语言不再能够描述那种特殊信息。

芦苇

散会儿步^①，顺道去附近买两盒烟，早晨。绿，树叶，已变色的桑椹，那么，五月了。植物（这是构树^②我知道。）总是有稳定的变化周期。植物，坟，走过桥洞，走进亮的光线中，不分类就不知道怎么说一事物，不是吗。什么是诗意？像诗那样的意味，意义，有吗，是吗，或重要吗。但必要。比如一小片路边芦苇的本质是什么？它荒乱而什么都不像。只像自身。它非常芦苇。静静望着，它也非常诗，生命，充满能量，它的本质任务是固化一些能量，它没有任务。可否说它是后置的？没必要的。芦苇中有一只鸟在单叫，但看不见。但一定是它，单独一只。鸟就在那儿。而这些芦苇嫩绿，微风摇晃它们，这时它又有一点儿海浪的感觉，是舒服符合身体韵律的，但这是一小片路边芦苇，且仅是。除此还有什么？芦苇不分内外

① 枇杷，茅草，路边山边上散乱的小竹林，以及这种枯花——这才五月！都是植物。各式各样植物让人迷乱，叫它们植物的根据是它们的细胞构成具有一致性。统称植物是为了一种方便。

② 造句：民主是自由的幻觉。同理，自由是思想的幻觉。以此类推，世界无非也是一种幻觉。幻觉无须分类。

雷电

从高处传来^①。
坏鸟的翅膀硬。
在屋顶上，考虑到在另外的
评价体系中它们有罪，
它们对早餐没进一步想法。
大雨很快会到达，
为了不至于泡烂根须，
有必要提前挖好排水沟。
出现经济滞涨，其中一个原因
是这里只有坏人而没有罪人的概念，
也就相当于没有善人，
就这样（且就是这样。）
雨是突然到来的，
具备一场大雨的规模。

① 它在往别方向生长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它会再分枝。分枝是一个词牌名吗，拓扑学，抑或只是对自身的模仿。有丝分裂不像是一种有道理的行为，在自然界，统一更是一种无稽。

菩萨蛮·雨停

雨停着^①。

雨下完了雨停。

这是不一样的雨停着和一场雨下完了雨停。

茱迪与雨，1986年。

前者无法从雨中找出一个雨滴

变化的阴影，

一个雨滴不会有变化。一个雨滴

总是比一场雨的下落要清楚和明白，

一个雨滴

不像一场雨可以不需要云。因此^②，

雨停着（单一），

而云走开了。

① 一件行李，不需要跳跃，音乐性，一件行李沉重而无须上升为一朵乌云。云走开后猫也走开了。猫更准确。

太多的广告，太多的遗憾，下坠，句号以及太多的动机？势

② 必太多的这一切的一切而雨暂停着，一种蓝色，太大面积的蓝色甚至太蓝的蓝色。空气中太多的进攻。

牛奶^{①②③}

明确它是一个短语不是一种混合制品
下雨没带伞与不下雨也随身带点什么东西
这显然不是巧合什么才算开始呢
我不睡觉不困我的近视眼又发作了
无法聚焦于一件事物比如胃痛
我并不是到处都匹配
但又不可能阻止你去信仰那种递进关系
你是一个坑那么你也是绳子的一端
它的粗糙程度与深度可否激发你成为尼姑
最好这样否则大部分人只会白活一趟
在正常情况下你频繁反常从而成为一种惯性
不睡觉也没关系一条河从不休息
或者放弃也是好的约等于事情留到以后再说
这就像在轻取前最好先了解它的药用价值

-
- ① 让它走如果可以而不用去评估它的综合表现
② 癸卯岁五月四日窗前观苍蝇进出忽兴有怀咏叹赋作
③ 他从队伍鲜艳的最前方一路返回尾部殿后

效力^①

一个和尚在敲木头。

附近，

没有附近（泉水），那只是一个年轻和尚^②

在用一根手指，一下一下

敲一根木头。

用的是排除法。

① 短（不一定就粗，粗是绝对的）有短的毛病，一首诗（就像和尚的那根卵棍）过长呢，不见得就一定有效力。所以说短和长不说明问题，它最多只能像一种对粗和细的想象，并且没法统一。

② 传统的和尚非常统一，不仅服饰也包括思想，种菜，以及对大环境与无的认识。而岸边的和尚不同，他望着对岸，对岸也有一个和尚在升起篝火。

五月三日于长河^①垂钓稍息拟次日补作。

一条河扩大。它的可取之处
反照着同一个落日游戏，
野鹭不知道
归隐思想在他这里所占的比重，
山水的性质总在随时代改变，
敏感而正确地捕捉
只能依靠运气：难点在于
如何分解出它正在上涨的具体步骤
——（而现在，此刻
“一大片情怀的云雾也凝结不出
一滴良知的水珠。”
（朱岳仿维特根斯坦语）
还是说，写到这里就可以完了。

-
- ① 时间在一条河流中没有留下记忆，河流是变化的，河流不需要鱼类它还是河流。河流是万物的基本条件。河流侵蚀土地。沿着较低的地势一条河流形成，河流必须是连续的且分形结构。好的河流通常是疏通的结果，河流没法平移到天上。长河落日大，红，下坠缓慢。一条具体的河流可观察，可说，可以两只脚同时踏入。不知道为什么，龙很少出现在河流中。它自虐，宁愿硬躺在干枯的河床上吐着泡沫。在旱季里等着降下甘霖。这非常东方。只是值得吗？

钱

穿过被她们抛弃的乏味的日子。
一堆白花花的東西，以及
为了更多。一头鸬鹚出现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用来填补空白的是其它一些东西，它们
突然。或只是为了减少麻烦？
或偶然^①。而实际上，
这并不会打扰到她们。盒子的黑色
在它的外壳上。在出门午餐前，
飞机已摆脱地球引力，最后
在羽田机场降落。苍蝇，没有点线面
相交的明确目的地可供它筛选。
当所有植物伸向天空。
云的移动是一件更高的事物。
飘荡在空气中，利于我们系统地去学习^②。

① 两只拖鞋，并且（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它们正好是一对。

② 走过一片非实体的树影后，他走下一个土坡，离开铁轨。

芜湖南站^①

远远看见那两个鸟雀时我是晕的。站台通风，明净。稍微再吸一口，我赶紧丢了烟头。列车还要过几分钟走，我晕。两个鸟雀看不清什么品种，不重要，像是灰麻雀，或应该不是，没那么积极。反正不重要。附近又飞来一批，但主要是这两只：这里究竟有什么视觉上的意思？有什么鸟的意义。列车路过芜湖，这里已经是芜湖而没有湖的感觉。更接近一种类似荒芜的东西。两只鸟东西，它们飞走，离开。我把墨镜换上，继续晕会儿。但离昏厥还远。这是不一样的：晕与昏厥。前者会自然消退，无须返回。那两个站在车厢内部的列车员一直看着我站着的方向。她们^②非常枯燥。她们，包括整个站台在绕着我缓慢旋转。

① 在湖北境内有个地方叫浮梁，有一次路时也有类似这种出窍的情况。

② 它是一种模糊判断。她们的性别，以及劣质制服，她们（甚至连背景都不是）次要。当时，我大部分是晕，以及望着站台远处的鸟影体验这种很近但似乎并不在身体内部的晕。因为烟雾的作用。

五月十二日与兄携母游大佛寺南无 阿弥陀佛^①

不在轮回中。

通过塑像原貌它们进入俗世。

视听香火主义者^②枯燥祈祷。

袅绕贡献无法阻止它们

在那里脱落败坏金身。

从岩壁上长出^③。

但它们包围我们。

一种完整的经验循环是否存在又如何应验。

记忆驱使人们走向下一个熟悉的地方。

那株古松^④基本不动。

台阶边沿上草丛已多次更替。

① 一句佛号，轻声念，也在心里头念，后者耗时略长。但更显诚意。

② 温和的，适合在瀑布中行走的一个人你可知道她已进入老年？

③ 需要一些地理学知识与迷信带来同样的安慰。

④ 菩萨、重复的四大金刚组合，以及大慈悲观世音，以及捐钱池里一个红色小鲤鱼，是明亮笼罩着黑暗。

海鲜

一件装饰画，墙面的单色与面积^①
夺走对它的关注，
尽管画面上有蓝色烟雾，鸟群，
浅色水墨山水与一道巨大螺旋形东西的混合。
他们还没来。
现在，包间内没什么重要的自动的事
用来对应这些符号。以及在疲劳中
可以想得更远。火车
在轨道上移动
是安静的。一个人至少已
遇见过十万件各式各样的事
它们的重量，或者，一律没有色彩。
一种在的情况。很快就到了傍晚

① 要克服它对相似的情况的折叠带来的抹平效果，比如雨水与尼姑的机械感意味的那种粗糙。也可以理解平面是一种没有振幅的东西但又不是东西的现象。

少数中的单一^①

倒映在这些山水中的
同样的这些问题
是什么？它们带来思想路线的偏移，
像一条水坝那样躺进水里，相聚
抑或分叉，四季轮换能起到多大作用？
一个和尚只是象征性地从眼前走过。
因为一个句子的记忆有待射出，
我们认识了他那双出淤泥的鞋子。并且^②，
不是在一个星期一或一种
到此为止，当你
接近它。鸟，忽然射进空气中
留下可数的几粒硬屎，融入新的自然
在一个什么时候，
重新忘记河边的这丛芦苇。

① 一件黑而独立，甚至精光。另一件冷，属于政治范畴。

② 说话分三种：一、对话；二、自言自语——就像她倒在地上，
对着空无说话。但这种情况又可分出一种，即写作。即一种
总是暗含言说对象的表演——所以，并且翠鸟。

埃兹拉·庞德^①

一个人坐在窗前接着。
要是一个人他空坐在窗边只是
任意望着窗外什么
而不接收射过来的那些信息然后呢？
他不会记得，
知道什么是真实，是真实的
因为他的语句完全
没有停顿他接着想起
把一只垂在地上的手臂
缓缓举起^②，
他也这样做了。他就在昨天傍晚
在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
跟他说，你可以想想
假设你就是宇宙的物理边界或你在中心，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① 足球，而近处是一杯牛奶。在一只黑色马克杯里冒烟。

② 他体验到一种虚空、悲伤的感觉可能是不精确的，他粗糙，感知上没那么芜杂。这时，他的感觉仿佛指令，疾需听点儿
杯旧金曲填充脑壳，上世纪港台的即可。

书封

竖排的亚米拿达^①，
鹅蛋黄布面，
立在桌上，稳定而不断从
附近吸收光线，
一个上午正在过去。

她换了两次裤子才出门，穿过
这些、那些——在城市的明亮中
以她自己偏好的方式移动，
设置障碍物。
在楼道上，他们相遇。
他给她的微笑是私人性质的，
可以再次连接。

① 下雨通常不用解释。那么，相对古怪些的一阵风呢？一阵风经过后，她还站在原地想。或者，她能想起的毕竟非常有限。亚米拿达就是她们中的一个。

这个时候，下午：当他离开时他感觉傍晚还在延伸，朝一个正在暗下去的地方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是当他想起他要离开并且正在从土坡上走下来离开这个地方时他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傍晚在不断朝一个正在暗下去的地方延伸他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他想要是这种感觉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词语那么他也就不用去用花一句很长的句子描述这样的一种不断朝一个地方延伸的感觉，它那么傍晚，他想。并且他想。要是他这样从土坡上走掉他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在傍晚发生的一些东西这是不会有错的。他不知道这个正在暗下去的地方在哪里，感觉附近到处都是这样的地方但仔细看又不能确定它一定就是这个地方他低头看着鞋子上的鞋带，他想。是不是要真的走下这个土坡呢这会儿都已经是傍晚了。而且这个傍晚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去尽管是朝着，没错，他都不用想就能看到这种速度，是朝一个正在暗下去的地方继续延伸，仿佛一些东西伸向那里。那么他为什么来到这个土坡以及在什么时候来的他也是不知道的，忘了，或者他又不是卡夫卡不是吗他想。他不是卡夫卡。他是一个放羊的。他看见不远处几只零散的羊群，它们还在吃草。那么他记下了这种傍晚的感觉接着走下了这个土坡。朝羊群走去，他没有

打电动

醒来，扔过来一根骨头^①，
从梦的手掌上翻落，飞出脑子你去了哪儿？
沿着高速闪烁的画面继续游荡，
进入不同的溪流、树林，
在雨季^②，神秘阶梯通往未知的地方：
那儿遗弃着孩子们战栗的魂魄。
灰白色神仙舞动它们的手脚。
混沌之地鸟群乱射，
没有音乐。
你的眉毛烧着了。醒来，
系上鞋带，检查呼吸，沿着高质量画面的墙
出门，去参加朋友们的周末聚会^③。

① 无论作为一根敲打工具、诱饵、支架或持续发出回声，它大致具有一种固定的形状与硬度。

② 南方，这年的雨季正在到来。接下来的问题是。

③ 税收驱动，一些抽象的事物需要重新落实，寺庙不能一直荒芜着，螃蟹蠕动嘴瓣吐着蓝色泡沫，上一代的年轻人已经变旧。

平局

少女，一个动作
因物理发生而只能诚实。
如何处理她的节奏与色彩。
我们会找出这其中
标准下降的原因，留出足够
想象的空间。
一切都是临时的，并敞开，
在返程时我们发表各自的评论。
是大量无关的集合构成
你生活中的主要消耗，事实是
经过长期推敲，
它们不可避免沉淀出杂质，打开门
看见冰箱内部明亮下的这些剩菜，
星期一。下一个动物
在你还没意识到它以前，
提前完成了所有规定动作，因此，
看见那种每一句都是错的写作
带来的危害^①。

① 乌云停浮在空中，自身，没有目的，不说话：这就是原因。

俄国女孩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66552031509508446
&wfr=spider&for=pc](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552031509508446&wfr=spider&for=pc)

-
- ① 有时，佛陀感到快乐。有时感到悲伤。这快乐与悲伤都是自然。佛陀使用的也是自然语言。侧卧涅槃中的佛陀，周身的
光芒与内心的悲伤缓缓散去，沉入一种深刻。
 - ② 厨房的热水器温度指示常年定在 43° C，数字对应一种水分子
的活跃状态。1980 年出生，这会儿她差不多 43 岁。
 - ③ 轻巧的 / 一只鸟儿 / 从远处 / 飞来，停落到 / 一根树枝上，树
枝 / 产生短暂 / 晃动。在动能 / 全部损耗前 / 鸟， / 快速 / 且
全面 / 一次性射出。
 - ④ 独自安静时，她听见哭声黑色而凄楚。
 - ⑤ 并且在墙上照见她模糊的阴影，源自她的一副平面投射。

电影^①

生涩的日子里一个平淡下午
睡一会午觉
听听大门
冒烟——缭绕的微小坎坷
读两页约翰福音
黄鼠狼游走在窗台
光线中
无处皈依
徽宗伏案校对鹤的颜色
偶然，但不伴随意外
和尚仰躺在沟渠里，远处
传来缥缈呼唤：
嗟，来食。

① 假如并不存在你可以理解的正常而你愿意与它们在一起，那便是电影。

阐述一种观点

没那么快，适合用“静静的”
来描述的一块粘鼠板。
或者换一道更浓的茶水
并且具有柑橘的那种苦味。
我们在等待变化开始时的格式异常，
以此获得满意的结果，它的结构是可控的。
类似胃部蠕动，
但它们并不需要我们。

长期以来，坚持脑壳外翻这项运动，
而愿望总是潮湿的——这就像
明确个人立场但也要适当去遵循能量守恒，写作
往往暴露他最愿意走偏而真实的一面，
这没什么问题①。
同理②，鸬鹚的频繁出现不是在表达一种观点。
它没有依据，通常也不能代替露水的作用，或举起
一只手臂，在最后的时刻到来的同时，
为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肖像。我们不会记得。
知道所有事件在那里一并退出。

① 我有一个心灵，心灵中有我。它们相互观察，猜疑，一起玩。

② 虎走进竹林，消失。竹林外，追赶虎的人停下想，还没想清楚，便一
头冲进竹林中。这时，起了风，竹林整体开始晃动。

拖鞋

此刻，必须写点什么而它会是什么？

想起了谁？他们的书在桌上而这是一只拖鞋，
谁，那么多没有要必须说的东西反复闪失。

全景效应，（甚至可以因此停上一会）而此刻
会想起谁并能长时间想着？并不容易。

而这是一只拖鞋，近处的一件物。

人与它必然的距离。而此刻可以想起谁，

谁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件类似的静物，

广义上的天空

或那些奇怪是熟悉的。没有。望着拖鞋，它们
总在反复闪失。他们掠影，闪烁接着消失。

你他妈的是得了中国症候群吗。望着此刻——

而实际的转移很难。而这只是一只拖鞋。而这是
一只拖鞋！也有它标准的地方。而且不止这样，

它拖鞋。它不是谁、什么，它是一只拖鞋

且不可接近，始终在人的外面。它没法忽然隐身。

因此——我们想象，并说：一只鞋，尚且如此。

① 想象的丢失，暂时的困顿，此刻，08:20

持续的欲望维持我们思想顺畅运转^②。

② 雨刮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干净，一滩压平的宠物在路面中央
雨刮自己启动。
它是狗或猫的一种？两个杯子
以及杯子与杯子①之间的距离。
而一个动作是它对上一个动作的模仿。
密集，但没有关系。这天不下雨。
还剩余一些空白。雨（停着）
通常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
夹杂各种混合噪声，一个杯子巨大。
一个杯子巨大而全黑它又能否定什么？
随着厚度的增加，一场雨在云层中形成。
准备好了，我们才到来。这是规矩
而不是到后支付。是表演，但无对象：
9:32分，一个上午，握着蛋糕，拿破仑。

① 一个咖啡杯装着温水的一个盛满牛奶的玻璃杯因引力彼此吸引。

树荫下坐轮椅的女孩

焦点模糊，晃眼。

她有一根那么

粗大的白色脖子，象征性的一件条纹衬衫。

仿佛后来的那些生活

只能停留在上帝的那张图纸禁区上

一旦它们成为一种臆造物，以及

所有这些道理，她想。

丽达的天鹅在光线中昏厥

而她忘了准备好拯救它的方法

通过一部太阳车，还是说一条纸尿裤

也能起到作用？

树荫只是一种修饰

但这时天气明朗，风

时好时坏

静静地，闻一会汽车尾气

能这样结束也不错。

苍蝇大帝

狂躁。不可能沉默。
语言系统涣散，
由一个松树支架
勉强支撑，尽管事情没那么有趣^①，
它始终没找到通向窗外的
纱窗上的那个破洞，但远离一切悲伤
与物理伤害。无名的振动时而发生。
在山水田园派^②与农耕组织的乏味斗争中
度过繁殖季节的焦虑，
它飞舞。没有未来时也就
没有预言。也就不会突然坏掉。
脱离漫长的集体共和来到自我独裁，
射过整条银河系，孤独如同
一个比它脑壳还小的白洞，
用来过滤掉那些非凡而没有质量的知识，
而原本它是有机会的。

① 尼姑划燃她的火柴，尼姑和降落伞，而最坏的情况是共时信号的丢失。

② 时代隐隐约约，他想起辞官的好处与归隐后与山水为伍的必然麻烦。

一块平整洁净的土地

靠右驾驶，天空
被禁锢在它的形式中，
你发现路边的
一株树木，
你说，（但为什么要举起
一只手臂？）这是一株树木。
要知道它所缺失的与你一样多，
而不是火气、理性，
道德规范与行为逻辑。上午，
电话响个不停，
动物园路沿线每家每户都有
至少一部以上洗衣机，
滚筒中抛出历史上的诸多灾难，
碍于篇幅有限，
一种谦虚的说法是——算了，
还是把它们（众神喝着清汤寡水在河边散步，
驱赶苍蝇什么的。）统统删去，
仅留下一个经烧的谜语①：
午餐吃什么？

① 我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正是这一件事，这事我是知道的，这种知道是温暖的。

玉兰花^①

午餐，我们服务于它
只因它要求被服务，一种上瘾的感觉。
在一根绳子的两端并且足够对立。
事情正是这样进行的：窗户打开着
是阴天，
也在一个下午^②，
从一根树枝上长出。
在一开始，它便被告之怎样使用。
固化在脑壳的褶皱中，
成为日常大环境的一部分。
好在我们能轻易地察觉到它们
由诸多片段，环抱起岛屿中心的白色。
自始至终我们感到不适的一个画面你也同意？
它并不总是会让人沮丧。

或一个词语，一种塑料制品，一枚胸针，一个标识或迟到的一

① 次攻击。

地平线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太轻的航道上只有一次，天空，

② 鸥鸟，一些属性用来下沉。

福

是故事，气的一种抑或抖动？
这是一个闷热星期一^①，因闷热
而消极的（其实是一只烟缸）碗口纹饰
在清洗后获得反面效果：
云散淡，
劲装刺客，等等如此这般^②。
我们无法增加
天气的价值。
而我为什么一定是这一个我
这个特殊代词至少包含哪些启示？
并符合统计上的一般规范。
我不会知道。我的动作绝对普通，
我有时喜欢从洗衣机桶
抱出一堆衣服
把它们分类，晾晒在窗台或竹竿上。

-
- ① 五月二十九日在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这一天，人人都认为是这一天。人人都认为他们在这一天。这一天不可能是别的一天。别人的一天。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历史并不存在）一个人他在这一天也在别的一天。不管这一天是不是五月二十九日。或其它日子，或那一天。
- ② 一支短小的龙，以及依靠撒无赖才成立的抽象表现主义。

热火

偶尔迷信带来的好处，
白色的苹果，空气。
一个动作缓慢成为它的名词。
销售啄木鸟需要那种笼统的技术？
早餐尽量清淡，
喝点汤。
蚊子在白天躲进一块阴湿的地方，
与昨天类似，重复一种范式：
一些非常正规的优点组合，汇聚成白色
如同信息缺失，他还在喊。
作为火焰它无疑在摇晃（不一定有风），上午
没有什么比继续躺坐在这把椅子上更为简单
（也不是义务。再往上去，
更没有人会关心这些①②③。）

-
- ① 因为语速以及闲谈节奏生疏造成的不匹配导致我只能躺在沙发上，大部分时间空望着柜子上那件造型精炼的铜制品，一只夜鹭。
- ② 事到如今，这群粉红色的尼姑们为什么还在游荡着去前线的路上？它已从一个具体问题实际幻化为一团迷雾。
- ③ 跳投，一朵像火焰那样的希望如同一个花朵开放后枯萎。

五月三十日融园与邓林饮茶晚过江归作^①

过多的江和湖，又不像是海的那种弧面。
它被称为大树的判断仍只是来自直觉。
近况与时代变化大抵上呼应，跨越上个世纪
笼罩半个花园山，至此，

这间天主庙荒废是迟早的事。

而为什么她正好是玛利亚？我们的闲篇
没有通往外太空或量子空间，我们在修辞中
梦游，偏碱性的脑汁水需要一百只漏斗。
一切都是自然的而严肃。诗人
掌握最高权力，使它来毁灭自身。
或者一根钉子凸出在桌面上。
恐惧驱赶焦虑，也就是说，身体轻盈
从来不是一种应得的结果，稀松平常地
过完有且仅有的一生而不是对着一根汤匙
发表意见。也是完善的。最后，
聊一会《白象似的群山》
它的拙劣技巧与作者所处阶层的必然性。

① 一个女子端着相机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没找到她的目标，风景，
记忆抑或其它？她走开了。

走开后，她的虚影还在那里杵了一会儿。直至挥发，消失在附近的能量中。

断路器^①

下载狗屎，唐纳德
敬礼！
而要是用方言，它便是露西、
溶液，或露西娅。但似乎还有更多，
反复调整它的发音：
如此可爱的
断路器；
分手的精神病犯者；
安全中断；
谢谢，你可以休息了。

① 断路器与 circuit breaker，一个语音互翻游戏，一些指向的交错与实际抵达的不可能。

追随捕鱼船的海鸥

①②现在，回到现在与这里。
微量的风通过窗户进入上午的房间，
我知道太多，有时也忘掉它们。
它们不再返回。现在，
或这里，它们需要在房间里
重新制造出一片海洋，让浪花
拍打在窗台上，而我不是
它们其中的一个，单数，或像一条
船那样的东西，一种现在，以及这里，
这些光影下的一种情况：
是出门散步，
还是继续让它闪烁着。

① 它们要去哪里？预先设定好某种行为轨迹，它们清晰。

② 保守估计，因为它们拒绝接受生命泛起浪花，反对形成它们的那些原因。

资治通鉴（：在国际儿童节这天）

有一些是关于建制派的组合方式的，一个死苍蝇在涡旋中被冲进下水道，变窄的选项，伴随激进的乐声他顺着河水流淌，跌进一张漂亮的儿童面孔，这一天，花朵般的一个集权游戏，雨水下坠，他穿过动物园路，走去附近的公园，它们最终会图像化吗？如何去处理。至少有一千零一种方法用来描述水的运动，浅蓝色表示疾速垮掉而水花并不是必须的，历史不存在瞬间，结果是，从水稻产区培养出来的苦力们最后不可避免在他们祖传的土地上演变成为和尚与道士，这还算是好的。善终，以及同样对永恒的幻觉帮助他们坚持到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吗？它们甚至连发音长度都不相等。又或许，鸬鹚也有一个崭新的替代者，以此推论，符合一头通用鸟类的普遍逃难规律：这又从哪儿（经过实地考察，它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她说：东西带来了吗）算起呢？并按下这个蓝色按钮，允许它自动更正。

嵯县

1、蜂

你是一只微小
先进的
生物轰炸机
从一株银杏树上
飞来
我这里，我的领地属于
这个衰弱的君主
在不下雨
或胡须银子般
发亮的日子
乏味地奇妙。
我看着你玩，大师。
在卡带盒子里你筑起
严格的蜂巢
舒适并且痴呆
你离一盒磁带还非常遥远
这些其它的飞虫
在空气中环绕着我
睡着了

2、离海边一百公里

静而无须被照顾的上午
他冲出门
去抢劫一块豆腐
叫卖声已远去

燕子的惊恐
盘旋在山水田地间
粘在村民微笑面孔中的梦游
吸取你身上的
紫色光芒

遂扫兴归屋
继续追扑苍蝇，啖之。

3、理性与虚无

起风时，我们吃着午餐
雨水最迟下午到达
含氧量处于中等水平
你是一个衣服上缝着罗汉的散架马匹
被时间的粗颗粒堵塞了脑壳
你称呼自己什么？
我们只喜欢另一种说法
另一种曲折故事
如吸食鸦片的婴儿
小菜一碟
而不用担心黄金气化
燕子会衔着疲劳的乌云归来

4、阴雨

你被雨抓回家中
肩上站着一只十岁大的海马
我把它装进瓶子
顺着溪水，它漂走了
像一条狗守在火堆旁边
我们相互交换了头发

5、引申

瓜子壳散落到地上
我喝着人参茶
掉进坑里
星期三上午，银行没开门
铁匠傍晚才来到村子
他迟到了
错过了大轰炸
但他说他在路上摘了些绣球花
我问他借火
他哭了
一头翠鸟飞了过来

6、苍蝇

像一只蓝色的小鸟落在水槽边
蜘蛛独自在墙上爬行
冒烟的台阶上立着一个无头道士
蚂蚁们在水里游泳
四脚蛇拖着一根干燥的舌头
我有一千只眼睛凝视落日，
缓缓燃烧记忆，挂倒挡。

7、大闪电

明天只吃一顿饭。因为，
只有一种奇怪，
一片树叶，
它们的宽度一样。
庭院的好处。而女性还在争取权力，
不可能有灵魂的一只锅。
现在，停下来听会儿雨声，
而不通过它们展开思想，（因为没有）
在只有比人类更宏观的毛糙世界。
否则呢？
这就是答案：
超级大闪电把萤火虫闪晕，
人人都想得到一根杠杆。

8、如来

今天晚上没有月亮（非事实，非病句。）
吃过夜饭，两位老人上床睡了（并不存在真正的重复）。乡村的夜黑，山静，豹在山上的竹林中恢复嗅觉。不知道。亮点，有些年头没有看见过这种萤火虫。

9、农历四月十七

雨来了，下雨。一场雨
(好的那种)让人想起充盈。
接盛一些到水缸里。这样，
雨成了水。雨水，
在缸壁作用下
获得这一个整体以及，形状与势能
在晃动中它们进入平衡。年轻，
并且还远没成熟的一种情况我们多少
已经认识。但全部的事实
并不能一次性分解，一个人最好忘记
她那些至今仍没完成的行动，
抛下锚，同时清除内部的标记。
必要的记忆扭曲是用来
统一它们的方法。
会轻功的妹妹，
考虑到我不会一直在这里。

10、橡皮筋

脑壳外翻
还因为容易摔倒
那儿有个东西
那儿的哪儿？
是什么？那么微弱的呼吸
那么虚伪
在那儿

哪儿？
一个关着的地方那儿
从这儿到那儿
三十里路长
还不算赶路的损耗
不是鸬鹚，那儿的那个东西

明晃晃的
虚弱但不是
这不太会搞错
没有那样腐烂的东西
翘着脚

一定不是一个坏掉的东西
无论哪儿才算那儿
到了才知道
无论在不在哪儿
还是那儿
不是
因此没有残废

11、高出一倍

夜晚院子里的一株树木。

更重的暗影。

清晰的夜。

一个清晰的夜一株树木的暗影更重，在院子里一个清晰的夜晚安静。

一株树木，两种属性，一种比另一种更重，也更清晰。

或安静（而谁知道？）。

谁知道在一个清晰的夜晚谁是安静的，而谁的暗影又更重些？一株树木清晰，除了安静，它的暗影更重。

只是谁知道一株树木在一个暗淡少光的夜谁是知道的那一个？

树木在院子里比夜晚来的更重，更静。

但并不清晰。

一株树木清晰并不是它的属性。

在夜晚，一株院子里的树木只是更重。

包括它的暗影只是暗影的一株树木，暗影是清晰的。

只是更重。

一株树木或只是一个阴影。

树木在院子里，夜晚暗淡少光。

12、瘟病

一个马匹甩掉它的蹄子

神经的蜂反复撞击那块超出它认知的玻璃

丧尸们嗅着风水在村堂里四处游荡

下午明亮的光线照射着院子里的金桔树

送葬队伍托起下沉的大陆

啸响火箭升空后丢失

你躺在藤椅上在喝一个蓝色百事

穿过窗户云层的缓慢移动和涂在翠鸟
身上的污迹

13、陶渊明的篱笆

没有飞机降落

等待更多

少种菊花

报废

是因为什么？

14、序

天空空荡沉静无云
完全向你开放
完全与你
对立
早晨，一群已注销的尼姑
在河边清理腿毛^①。

^① 不排除卢照邻对此剽窃行为有所憎恨。

15、出去还。

不住在这里。

很少归来。

知道你已经归来。

知道的不多。

迎面过来只好遇见你

夹着包袱出村。

道声客气话：

出去还。

请勿模仿

欢迎回来。

打开窗，清洗厨房，把飞虫

释放到屋外，拖拖地。

仿佛一个人已经回到家中，肩上

披着海带，头发杂交如瀑布，

眼睛硬，全身皮毛

几近脱落，掌纹加深，

手表数字停在 09:55，星期一；

这是一个人仿佛已经回到家中，肩如斜坡，发似蓬蒿，两个眼睛在镜中大而化之。翻开一只手掌，吃会儿杨梅，泥菩萨，如果这时一个人回到家中，仿佛一个纵火犯经历了一场微型政变，如果开始计算。

她会知道这种盛况^①

将持续整个上午，在如同一小片烟雾中。

① 在很大程度上，剪剪指甲，把一根手指长久点在桌子边沿，竖立起并推倒这只红色火机，通电，旅行结束了，或者只是过滤完这些光线。

排除

冰淇淋快要掉到地上。一事物
另一件在它的旁边。
它们不像是同一件东西的
复制品，而要是我说
它们是两只营养良好但又完全
不用理会它们的苹果一起摆在桌上
那么它非常像一个危险的答案^①：

无论怎么说
现在是一个中午
在浙江那边，一个妻子
可能正在准备午饭
她的丈夫
一直是她的，她慢慢已经不觉得
扛着一根木头
有什么值得惊奇
是因为天空
有时总那么空荡。

稍后，排除已经过去的一切
与在未来会发生的组合

我平躺着，看到它
从天空中央长出
一根像云那样无害的刺^②。

① 提示，或船正要驶离的码头。

② 车站通道，人群中，要如何一个一个排除他们，只剩下我所在的地方，或仿佛这块空地就是我？



跋：水土不服

吸烟有害健康，我坐在窗边任意思想。我得动起来，脑汁水不能歇着。一个人，或一只昆虫躺在路上，四肢抽搐或舞动：如果它是后者。我想到这个，是因为之前想起水土不服这个词语。而它又是怎么想到的？我有时空坐在窗前，听听音乐也饮水，一般很少想到成语故事。那么，假设它就是一只绿色的昆虫，譬如一只蚱蜢。这样我就想起了一件真事来。我小时候在老家养的那条小狗，它有一次死在屋子后的那条沟渠里。

“这就是水土不服的下场。”他用一根竹棍拨弄着我的小狗说，“死得像条狗一样，硬了。”“什么死兔弗活？”我说，“它昨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我还给它涂了药膏。”我知道狗的生命力顽强，村里误食老鼠药的狗只要把它埋

在土里，过上一晚就又活过来了。因为狗属土，老人们说。但我是不能吃狗肉的，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不想吃。我当然也不会吃我第一次养的这条小狗，我央求家里人好几个暑假，他们才同意。尽管我家大门旁边的墙上设计了一个狗洞，但他们总是不同意我养狗。但他们却养了很多长毛兔。但兔子是经济动物，这不一样。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从姨夫家搞回来了这条狗仔。我还没想好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它就病了，身上长出红色的痘，不吃东西，还发热。我用了一点药膏涂抹在它身上。我想它一定会没事的。“死兔弗活就是死兔弗活啊，就是，”他用小学三年级的嵊县普通话说，“水土不服，意思是——”我说我知道，我说，“只是这跟‘水-土-不-服’有什么扁关系？它就是隔壁村我小姨夫家的小狗。不可能死兔弗活啊。”我说。我们看着狗硬在干枯的沟渠里，不说话，各自开始喘气或叹息。

2023.4~6

(完)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